

明代医家应用麦冬规律探讨

宋佳 闫晓凡

【摘要】 通过传统文献研究及数理统计的方法,对选取的明代 13 位医家临床应用麦冬的剂量特点以及配伍特点进行研究,总结出麦冬是明代医家临床最常用的滋阴之品,麦冬在明代的平均用量为 9.9 g,最常用剂量为 3.7 g,最大剂量为 185 g,常用剂量范围为 2.6 ~ 11.1 g,且不同医家呈现不同的剂量特点。明代医家应用麦冬常与解表药、清热药、养阴药、益气生津药、收敛固涩药相配伍。

【关键词】 明代; 麦冬; 用量特点; 配伍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8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6.07.027

明代中医学的发展迅速,前期受朱丹溪滋阴学派的影响,用药偏于苦寒泻火,这一时期的中医名家多以私淑丹溪之学为主,如戴原礼、虞抟、王纶、汪机等,在学术上各有发挥。由于当时医界形成妄用苦寒之不良风气,至明代后期,命门学说兴起,医家起而探讨脾胃和肾命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,临床逐渐重视保护阳气,喜用温补,渐成温补学派,用药与前期医家存在很大不同。近年来,笔者致力于研究明代著名医家的用药规律,根据数据统计得出明代医家最常用的药物以及药物剂量特点,并针对其中较有特色的药物分析其配伍规律。本文选取麦冬进行分析,现报告如下。

1 研究书目

明代中医学的发展在时间、地域分布上具有两大显著特点:一是在地区上集中于吴中(江浙)、新安(安徽)一带;二是在时间上集中于明代中、后期。明中叶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的发达、人口的密集推动了医学的迅猛发展,因此在江浙皖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医学名家及著作。本研究根据《中国临床医学流派》^[1]《中医文献学》^[2]《中国历代名医图传》^[3]以及《中国历代名医名著》^[4]筛选出明代影响较大、最能体现医家临证特色的 13 本医著(以医案为主)进行明代医家临床常用药物研究。这 13 本医著分别是王纶《明医杂著》、虞抟《医学正传》、汪机《石山医案》、薛己《内科摘要》、徐春甫《古今医统大全》、缪希雍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、孙一奎《生生子医案》、龚廷贤《寿世保元》、秦昌遇《医验大成》、聂尚恒《奇效医述》、张景岳《景岳全书》、吴又可《瘟疫论》以及李中梓《里中医案》。由于本课题研究以内科用药为主,故针灸、儿科、外科等医著均未入选。

2 研究方法

对上述 13 本医籍中有剂量记载的方剂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。采用 Excel 表格录入的方式对各书所载方剂中的药物名称、剂量、煎服法、适应症等信息分别录入。纳入及排除标准有以下几点:(1)排除药物组成不明确和没有剂量记载的处方;(2)为便于计算服用剂量,只录入汤剂,而丸、散、膏、丹及外用方均不纳入;(3)医案中复诊的处方一律按新方录入;(4)原书中的剂量单位“两”“钱”“分”一律按照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度量衡卷》^[5]中的历代度量衡量值表中的明代 1 斤约合 596.8 g 换算成统一单位“克”。符合本研究录入标准的方剂数共 1405 首,分别对这 1405 首方剂中各药的出现频次、平均剂量、剂量分布区间(最小剂量 D_{min} 与最大剂量 D_{max} 之间的范围)、常用剂量范围进行统计,其中,常用剂量范围将采用统计学百分位数计算法取用 $[P_{10} \sim P_{90}]$ 的区间值来表示。

3 研究结果

统计得出,在录入的 1405 首方剂中,麦冬的出现频次为 257 次,次于甘草、人参、芍药、茯苓、白术、当归、黄芩,位列第八,在养阴药中出现频次最高,位列第一。在含有麦冬的 257 首方剂中,麦冬的平均剂量为 9.9 g,最常用剂量为 3.7 g(明代的一钱),最小剂量与最大剂量之间的剂量分布区间为 1.1 ~ 185 g,根据百分位数计算法得出麦冬的常用剂量范围 $[P_{10} \sim P_{90}]$ 的区间值为 2.6 ~ 11.1 g(明代的七分至三钱)。本研究筛选的明代 13 位医家的麦冬用量统计结果分别如下表 1 所示。

4 讨论

4.1 麦冬在明代的临床用量

根据上表 1 可以得出:(1)从平均用量来看,13 位明代医家中除缪希雍麦冬平均用量较大,为 21.6 g,高于平均值 9.9 g 外,其余 12 位医家平均值均在 9.9 g 以下,这也反映出缪希雍临床应用麦冬的剂量要显著高于其他医家。麦冬平均剂量在 3 ~ 6 g 之间分布者最多,共有 11 位。(2)从各位医家应用麦冬的剂量分布区间来看,除缪希雍的剂量分布区

基金项目:北京中医药大学中青年教师自主选题面上项目(2015-JYB-JSMS003)

作者单位: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(宋佳);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(闫晓凡)

作者简介:宋佳(1983-),女,博士,讲师。研究方向:历代医学流派及名家思想研究。E-mail:jiasong@bucm.edu.cn

间较宽,上下限值均较高之外,尤其是最大用量竟达 185 g (明代的五两),余下 12 位医家的最大剂量均不超过 5 钱 (约合今 18.5 g),其中有 11 位医家的最大剂量不超过 3 钱 (约合今 11.1 g),其中又属虞抟、吴又可的上下限值均较低,分布区间亦较窄。(3)从常用剂量范围来看,除缪希雍的常用剂量范围上下限值较高,余下 12 位医家的常用剂量范围均在 11.1 g (明代三钱)以内,而虞抟、吴又可的常用剂量范围最小,尚不超过 3.7 g (明代一钱)。总体来讲,明代麦冬的常用剂量范围[2.6~11.1 g]与 2010 年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(一部)及《中药学》教材中规定的麦冬剂量范围[6~12 g]^[6]比较,下限值偏低,上限值较为接近。

表 1 明代 13 位医家麦冬用量统计结果(g)

医家	平均剂量	剂量分布区间 [D _{min} ~D _{max}]	常用剂量范围 [P ₁₀ ~P ₉₀]
汪机	3.7	3.7~7.4	3.7~7.4
虞抟	2.6	1.1~3.7	1.9~3.7
孙一奎	5.1	2.6~11.1	3.7~7.4
李中梓	6.3	1.9~11.1	3.7~11.1
薛立斋	5.2	1.9~11.1	3.7~11.1
王纶	3.8	1.1~18.5	1.9~3.7
缪希雍	21.6	7.4~185	7.4~18.5
聂尚恒	3.5	2.2~7.4	3.0~7.4
徐春甫	5.1	2.2~9.3	2.2~7.4
龚廷贤	7.1	1.1~11.1	3.7~11.1
吴又可	3.1	2.6~3.7	2.6~3.7
张景岳	5.4	1.9~11.1	3.7~11.1
秦昌遇	4.7	3.7~11.1	3.7~7.4

4.2 麦冬在明代的应用频次

从录入的明代 1405 首方剂来看,麦冬出现频次为 257 次,次于甘草、人参、芍药、茯苓、白术、当归、黄芩,位列第八,乃明代医家最常用的养阴清热之品,较之其他养阴药,如沙参、百合、生地、天冬等,麦冬的应用频次最高,这与麦冬的临床功用有着密切的关系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云:麦冬“味甘,平。主心腹结气,伤中、伤饱,胃络脉绝,羸瘦短气。久服,轻身、不老、不饥”^[7]。张元素在《医学启源》中将麦冬归为“燥降收”一类,认为麦冬“气寒,味微苦甘,治肺中伏火,脉气欲绝。加五味子、人参二味,为生脉散,补肺中元气不足,须用之”^[8]。李东垣在《珍珠囊·补遗药性赋》中记载“麦冬味甘、平,性寒;无毒。降也,阳中之阴也。其用有四:退肺中隐伏之火;生肺中不足之金;止躁烦,阴得其养;补虚劳,热不能侵”^[9]。朱丹溪在《本草衍义补遗》中认为麦冬“甘微寒,阳中微阴。治肺中伏火,主肺保神,强阴益精,又补肺中元气不足,及治血妄行”^[10]。明代中医学的发展受金元四大家影响较深,金元医家对麦冬功用的认识基本一致,即认为麦冬补肺阴,除伏火,止躁烦,补虚劳。明代前期医家重视养阴,后期医家重视补虚,麦冬的这些功效无疑备受明代医家青睐,并得以广泛应用,成为明代临床第一大养阴之品。

4.3 麦冬在明代的常用配伍

明代医家应用麦冬非常重视配伍,总体来看,麦冬主要与解表药、清热药、养阴药、益气生津药及收敛固涩药相配伍

应用。

4.3.1 与解表药配伍 麦冬常与柴胡、葛根、升麻、紫苏叶、羌活、薄荷、牛蒡子等品配伍,用于治疗温热之邪侵犯人体,出现的寒热、口渴、头痛、疹疹等症,当属后世所谓温病范畴,叶天士曾言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”,温热之邪易挟风湿,伤津耗气,因此在用辛凉解表之剂外,还应配伍一些清热养阴或益气生津之品,而麦冬既能泻肺火,又能补肺胃之阴,因此广泛用于温邪侵犯人体所致的外感热病。如缪希雍在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记载“一男子素虚,春中感冒,头痛,肌痛,发热。用羌活、麦冬、炙甘草、紫苏、细辛、前胡、干葛、桔梗,调理而愈”^[11]¹⁷。又如孙一奎在《孙氏医案》中记载一患者“五月患咳嗽、内热、额上多汗,恶风,脉左弦数,右滑数,后又发疟,寒热相半,寒热俱极,渴甚,上身汗多,孙一奎认为“弦数为阴虚,滑为有痰……以石膏五钱,人参、黄芪、白芍、麦冬、知母各二钱,柴胡三钱,桂枝、甘草、陈皮、贝母各一钱,竹叶三十片,一帖即愈”^[12]⁷⁵⁸。此二案皆是外感表证不解,兼有热伤肺胃之津,前者用紫苏、葛根、桔梗、羌活佐以麦冬,解表清热生津,后者以桂枝、柴胡佐以麦冬、石膏、知母、白芍等品,解表清热养阴。因此在外感热病,出现表热不退,兼以热邪伤津之证时,常以解表药配合麦冬等品清热、益阴、生津。

4.3.2 与清热泻火药配伍 由于麦冬常用于热邪伤及肺胃之津导致的各种病证,因此常与清热泻火之品同用,加强清热之力,以保津液,正如丹溪所谓“降火即有补阴之功”,这一类药物常见有石膏、知母、黄芩、黄连、天花粉、竹叶、栀子等,尤其在明代医案中常出现麦冬与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合用的情形。如在《孙氏医案》中还有一例患者发热头痛,遍身如锻,口渴谵语,饮食不进,他医以辛温之剂治之,导致脉六部弦数,舌皆沉香焦燥,芒刺深厚,神渐昏沉,孙氏诊为春温过热病也,乃用“石膏五钱,知母、麦冬各三钱,竹茹、甘草、黄连各一钱,生姜三片,调养而愈”^[12]⁷⁹³。又治疗一例痰火交阻,呕吐烦躁、心烦不安、循衣摸床、头痛、背胀腰痛的患者,以“柴胡、薄荷、枳壳、桔梗、黄芩、桑白皮、半夏、麦冬、山栀仁、茯苓、生姜等,煎服而愈”^[12]⁷⁹⁰。如缪希雍在治疟证时喜用白虎汤加味,对于热多口渴者,以“黄芩、柴胡、石膏、麦冬、知母、茯苓、竹叶、栝楼根治之”^[11]²⁵,也是麦冬佐以清热泻火之品的典例。临床中,养阴与清热常常相佐相成,不可分离,清热有养阴之功,养阴又可使热邪不能侵,不过在明代前期,受丹溪学派影响,医界喜用知母、黄柏等苦寒降火之剂以养阴,而至明代后期,医家开始广泛应用麦冬、百合、沙参之类甘寒柔润之剂以滋阴液,由于养阴与清热的密切关系,因此在明代医籍中屡见麦冬与清热泻火药同用的医案。

4.3.3 与养阴药配伍 明代后期,医家重阳尊阴,重视温补,这一时期如张景岳善用熟地黄滋阴填精,大补真阴,缪希雍喜用麦冬、沙参、玉竹、石斛等甘寒濡润之品滋补脾阴,均与明代以前医家用药有很大不同。在阴虚之证中,麦冬常与其他补阴药物同用,如鳖甲、天冬、石斛、墨旱莲、生地黄、玉竹、枸杞子、女贞子、百合、沙参等。如张景岳治疗“阴虚劳损,相火炽盛,津枯烦渴,咳嗽衄多”而制定的“保肺清金”之剂四阴煎,就是由生地黄、麦冬、百合、沙参、白芍、生甘草、茯苓组成^[13]¹⁵⁸¹,这里生地黄、百合、沙参、白芍均有养阴之功,主治阴

虚火旺之疾。如缪希雍在治疗中风证时,认为该病多由真阴既亏,内热弥盛,煎熬津液,凝结为痰,壅塞气道,不得通利,热极生风所致猝然僵仆倒地,须用益阴、清热、消痰、顺气等法,但缪希雍强调“治痰先清火,清火先养阴”,因此强调滋阴之法的应用,常用滋阴之品有麦冬、天冬、生地黄、白芍、枸杞子、沙参、石斛、鳖甲等,其中常常多药合用,最常用的药对是麦冬、天冬、白芍三药,几乎出现在其治疗中风的每张处方,另或佐以沙参,或佐以生地黄,或佐以石斛,据症选用^{[11]24}。

一般而言,麦冬与其他养阴药的配伍多根据脏腑辨证而定,若肺阴不足,多配伍百合、沙参、阿胶等补肺阴之品;若胃津亏虚,多配伍石斛、沙参、玉竹、白芍等益胃津之品;若心阴不足,则多配伍丹参、酸枣仁、柏子仁、天冬、生地黄、五味子等补心阴养心血之品;若肝肾之阴不足,则多配伍生地黄、熟地黄、天冬、枸杞子、女贞子、鳖甲等补养肝肾精血之品。应该说,从明代医家应用麦冬等养阴药物可以看出,养阴治法在这一时期较之丹溪学派已有很大发展。

4.3.4 与益气生津药配伍 从明代医案可以看出,最常与麦冬配伍的益气生津之品是人参,如生脉饮,其次有甘草、黄芪、白术等。津液的生成、输布和排泄,有赖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以及气的气化、温煦、推动和固摄作用。同样,气在体内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,既依附于血,也依附于津液,两者在生理和病理上均密切影响。临床中,津液不足常易化火耗气,同样气虚者亦常兼有津液亏虚,因此养阴清热之品常与益气生津之品配伍,而明代医案中这样的配伍屡见不鲜。如薛立斋治疗“胃气虚火盛而作渴”的“竹叶石膏汤”,药用淡竹叶、黄芪、生地黄、麦冬、当归、川芎、甘草、黄芩、芍药、人参、石膏,此方中麦冬与人参、黄芪、甘草配伍有益气生津之功,与黄芩、石膏配伍有清热养阴之效,与当归、芍药相配有补阴血之用,以达到健脾气、除烦热、止消渴的目的^[14]。又如汪石山治疗一疟证患者,“头痛、口渴、呕吐、胸膈痞塞,不进饮食,自汗倦怠,热多寒少,饮水过即吐,诊脉皆浮大而濡,认为此证乃劳倦伤脾,热伤气之症也。药用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麦冬、枳实、当归、知母、黄柏、干姜、甘草等,服之而安”^[15]。石山先生善以参芪治疗内伤杂症,《内经》中有“壮火食气”,金元时期李东垣又指出“火与元气不两立,一胜则一负”,临床中很多虚损之疾常伴有火热炽盛之症,汪石山学宗东垣、丹溪两家,组方善用参芪配伍清热养阴之品,在《石山医案》中,随处可见麦冬、黄芩、栀子等品与人参、黄芪配伍的案例^[16]。

4.3.5 与收敛固涩药配伍 在温热病证中,由于热邪炽盛,常致气津大泄,因此在清热生津的同时,常佐以收敛固涩之品,如五味子、乌梅,此二药既能收敛固涩,又能益气生津,故常可见到与麦冬同用。如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中治疗疟、痢、泄泻等证时常以麦冬、乌梅配伍,麦冬清热养阴,乌梅涩肠止泻,又可生津止渴,对于腹泻日久,伴见气津已伤之证疗效显著。若喘嗽日久,肺气耗伤,或劳倦思虑伤及心脾之气,则常可见麦冬、五味子相配,再加人参有生脉饮之义。在汪机、景岳、孙一奎、李中梓等温补学派医家的医案中不难见到。如缪希雍治疗一消渴之证,患者齿痛大发,饮食益多,小便如注,状如膏,肌肉尽削,其认为此证乃中、下二消也,药用麦冬、五味子、黄连、芦根、黄芪、沙参、枸杞子、天冬、生地黄(此则医案中缪希雍麦冬用至 185 g 之多,居明代医家用麦冬剂量之

最),调理而愈。此方合益气、补阴、清热、生津、止渴于一体,正对消渴证阴虚内热的基本病机,其中麦冬可补益脏腑之阴,而五味子又可补肾宁心,敛气生津,有相佐相成之妙^{[11]71}。

6 结语

综合分析,明代医家应用麦冬的剂量多数集中在 11.1 g 以下,这与当今国家药典规定的麦冬用量 6 ~ 12 g 基本接近,但明代不乏大剂量应用麦冬的案例,如缪希雍治疗一消渴证麦冬竟至 185 g 之多,令人叹服,由于麦冬善于养阴清热,对滋补脏腑之阴具有很好的疗效。但麦冬毕竟性寒,用量过多可伤及阳气,因此临证时也应控制用量,不可滥用。与元代丹溪学派应用知柏降火养阴的思路不同,明代医家广泛应用麦冬于外感温热病证所致的肺胃阴伤、疟证、脾胃病、虚劳、痢、消渴、中风等多类疾病,或配伍解表之品,或配伍益气之品,或配伍养阴之品,或配伍清热之品,或配伍敛涩之品,大大拓宽了养阴药物的应用思路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陈大舜,易法银,袁长津. 中医临床医学流派[M]. 北京:中国古籍出版社,1999:39-54,165,285.
- [2] 严季澜,顾植山. 中医文献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2:260-261.
- [3] 陈雪楼. 中国历代名医图传[M]. 南京: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7:129-189.
- [4] 刘祖贻,孙光荣. 中国历代名医名术[M]. 北京:中国古籍出版社,2001:560-849.
- [5] 卢嘉锡,邱隆,丘光明. 中国科学技术史·度量衡卷[M]. 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1:447.
- [6] 国家药典委员会.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(一部)[M]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0:144-145.
- [7] 神农本草经[M]. 孙星衍,孙冯翼,辑. 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0:29.
- [8] 金·张元素. 张元素医学全书[M]. 郑洪新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57.
- [9] 金·李东垣. 李东垣医学全书[M]. 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2:374.
- [10] 元·朱丹溪. 朱丹溪医学全书[M]. 田思胜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69.
- [11] 明·缪希雍.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8:24,17,25,71.
- [12] 明·孙一奎. 孙一奎医学全书[M]. 韩学杰,张印生,主编. 孙一奎医学全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758,790,793.
- [13] 明·张景岳. 张景岳医学全书[M]. 李志庸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1581.
- [14] 明·薛立斋. 薛立斋医学全书[M]. 盛维忠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50.
- [15] 明·汪机. 汪石山医学全书[M]. 高尔鑫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70.
- [16] 宋佳,傅延龄. 《石山医案》常用药物的筛选及其剂量特点探讨[J]. 天津中医药,2011,28(14):312-314.

(收稿日期: 2015-09-07)

(本文编辑: 董历华)